

周立波《山乡巨变》(节选)

这里节选的是第 25 章“捉怪”，讲述的是离婚的社长刘雨生与被丈夫遗弃在家的盛佳秀之间的恋爱故事。

二五 捉怪

将近年底，雪花飘了。山上青松翠竹的枝丫上，积着白雪，挂着亮晶晶的冰柱子。天上蒙着一层灰蒙蒙的厚云。风不大，但刮到脸上，却有深深的寒意。

田埂上、田里投有翻转过来的晚禾莠子上、养麦的残株上、草垛上、屋顶上，通通盖了雪，显得洁白、晶莹和耀眼。

村路上，农民们执着菜蔬、木炭、丁块柴和茅柴子，推着装满土货的吱吱哑哑的独轮车，到街上去换一点钱，买回一些过冬的家伙。

村路上，有个后生子，身上穿件破旧的棉袄，脚上穿双黑亮的胶皮鞋，急急忙忙，往山那边走去。这人就是刘雨生。

新近，各个农业社的筹委会通过了社章，举行了选举。刘雨生被选做常青农业社社长，一天到晚忙得不住停。他总是一绝早起床，抹个脸，用开水冲热隔夜的剩饭，用点剩菜，马马虎虎吃几碗，就出门去，到处奔走和张罗。社委才选出，投开成立会，分工不明确，事无巨细，都要他来操心 and 经管。

因为里头人走了，刘社长家里的事情，完全靠他一人单干了。群众说他“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

天天，吃过早饭，碗也不洗，他锁好门，把钥匙挂在裤腰带子上，出门去了。一直到深夜，他才回来，把门打开，火烧起，随便舞点饭吃了。有时回得晚，人太累，生火舞饭的时候，他会打起瞌眊来。他的心完全放在工作上，自己家里的事情，只好马马虎虎了。

整整半个月，他没进过菜园的门。人家的白菜萝卜菜，都吃得厌了，他土里的，还是才栽的一样，因为没有浇粪水，营养不良，叶子焦黄了。

没有工夫洗衣服，换下来的褂子单裤，他都塞在床铺下。他的耶娘，傍着他老弟，住在山那边，妈妈本来可以替他洗衣的，因为路远，没有人来拿，他也没有工夫送。

一日三，三日九，这样的生活，刘雨生也渐渐惯了。有天晚边，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他从乡政府回来，打开熟铜锁，一走进门，就闻见一股饭菜的香气，烟子熏得一屋都是的。他吃惊不小，连忙跑进灶屋里，只见灶里的火烟还没有熄灭，红焰闪闪的，映在灶口对面的竹壁上，汽在锅里的饭甑，正在冒热气。他点起灯来，一边吃饭，一边低着头寻思：“准定是妈妈舞的，或者是打发人来了。”

具有湖南乡村特色的风景描写，在作品中随处可见。

一个 50 年代典型的农村基层干部。

因为工作太投入，被漂亮标致而好逸恶劳的媳妇张桂贞所弃。

方言的运用，是这部作品的特点之一。

一一交代清楚，并为后来出现的“很不平常的事”做铺垫。

悬念一。

<p>吃罢饭，拿起灯盏，走进房间，<u>他看见床上的被窝跟枕头袱子，都洗得干干净净，方桌子上放一叠洗好浆好的衣裳。</u>他想，</p>	<p>悬念二。</p>
<p>“妈妈一定是忙了一整天，<u>但为什么，路这样远，她又回去了？”</u></p>	<p>悬念三。</p>
<p>睡在浆呵呵的被窝里，他忽然想到：“<u>锁是怎样打开的？妈妈怎么能进来？”</u></p>	<p>悬念四。</p>
<p>这几天，他们忙着要开全乡五社的成立会，剂雨生正在准备发言稿，没有闲心全力寻究家里这些事。“反正不是妈妈，就是她打发来的什么人搞的。”这样一想，刘雨生把这件事搁在一边，没有再穷究，第二天也没有对别人提起。</p>	<p>男人的粗心。</p>
<p><u>一连三天，都是这样。</u>吃着蒸得喷香的热饭和热菜，他感到舒服，并且习以为常了。“妈妈辛苦了，天天这样远跑来，还要回去，来来回回，都要翻山过岭的。”他想。</p>	<p>悬念五。</p>
<p>到第四天，另外一件新奇事，使他更加大惑不解了。揭开饭甑盖，<u>他看见，汽在饭上的，除开平常的白菜和擦菜子以外，还有碗腊肉。</u>这是哪里来的呢？他晓得，耶耶妈妈，老弟家，是不会有这样精致的荤菜的。</p>	<p>悬念五。</p>
<p>他决计趁一个闲空，到山那边去跑一趟，好查明真相，消去心上的疑团。</p>	<p></p>
<p>到了老弟家，还没有落座，就对妈妈说：</p>	<p></p>
<p>“你老人家一天来回跑五六里路，人不累吗？”</p>	<p></p>
<p>“你说什么？”刘妈不懂他的话。</p>	<p></p>
<p>“你老人家不要天天跑去替我煮饭了。”刘雨生又说。</p>	<p></p>
<p>“我根本没有到你那里去过呀，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说起这话？”刘妈看着她大崽。</p>	<p></p>
<p>“并不是无缘无故。”</p>	<p></p>
<p>刘雨生把他那个上了锁的小茅屋子里近来发生的奇事，一五一十，告诉耶娘和兄弟。<u>大家越听越骇怪。刘妈又急又担心，生怕儿子给精怪笼了。</u>刘雨生笑笑。他猜到了几分了。</p>	<p>“聊斋”式的鬼故事，在农村是很流行的。</p>
<p>“不是碰了精怪吧？”刘妈很担忧。</p>	<p></p>
<p>“信河，有什么精怪？”刘爹咕嘟咕嘟吧着手里的白铜水烟袋，这样的说：“我是一个蛮人子，长这么大，没见过鬼怪。”</p>	<p></p>
<p>“你不信，就没有吗？听人说，<u>梓山村那边，有个堂客叫狐狸精笼了，拖得寡瘦的。</u>你不信，就没有吗？”刘妈反问。</p>	<p>农村的鬼故事常常被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p>
<p>“什么狐狸精、野猪精，”刘爹抽口水烟说，“都是你们这群婆婆老老捏出来的白。”</p>	<p></p>
<p>“你不信就没有吗？”刘妈又重复一句。</p>	<p></p>
<p>“都是你们这一群婆婆老老，死不开通。”刘爹又斥她。</p>	<p></p>
<p>“精怪怕是没有的，妈妈，”刘雨生老弟也笑着说，“这事情，从前我还有点信，现在完全不信了。什么鬼怪，什么菩萨，都是哄人的。”</p>	<p></p>
<p>“<u>你这蛮家伙，还不快住嘴？</u>”刘妈连忙制止他，好像菩萨就在眼面前，怕他听见了一样。</p>	<p>当时，农村妇女是最讲迷信的。</p>
<p>“记得天干的那年，有一天夜里，我在对门山里看见一小团鬼火。”刘二说道。</p>	<p></p>

<p>“你叩头没有？”刘妈慌忙问。</p> <p>刘二没有回答妈妈话，还是说他的：</p> <p>“初起我有点怕，我麻着胆子赶起拢去，<u>那家伙飘飘游游跑开了；我一转身，它又来追。我不怕，还是走我的，赶了一段路，鬼火不见了。</u>”</p> <p>“你这个蛮家伙。”刘妈骂她的二崽。</p> <p>“后来，”老二又道，“教书先生李槐卿叔叔告诉我说，那是磷火，跟洋火一划，头上发出的蓝光是一类东西，是过世的人的骨头里分解出来的。”</p> <p>“那还不是鬼？”妈妈趁机说。</p> <p>“鬼是没有的，妈妈。”刘二又说，但也讲不出更多的论证。</p> <p>“雨生，你不要信他们的，神鬼、精怪，都是有的，梓山村的那个堂客，<u>敬老爷、冲锣</u>，都不见效，到底被狐狸精笼死了。<u>狐狸精见了女的，就变个飘飘逸逸的美貌的少年郎；见了男的，就变个美女。伢子，下次见了烘鱼腊肉什么的，切莫再吃了。那是吃不得的呀。吃了茶，巴了牙，吃了她的肉，她就会来笼你了。</u>”</p> <p>刘雨生笑着，没有做声。</p> <p>“伢子，你堂客走了，狐狸精是来趁空子的，不能大意呵。”刘妈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要不要你兄弟去给你做伴？”</p> <p>“不要，不必。”</p> <p>“你一个人不怕？”</p> <p>“我怕什么？有精怪正好，正要找她来做伴。”</p> <p>“都是蛮家伙。”</p> <p>“要不是鬼怪，又是什么呢？”刘爹吧一口水烟，这样子说。</p> <p>“一定是哪家邻舍好心好意帮了我的忙。”刘雨生这样含含糊糊说，并不讲出心里已经猜到的人。</p> <p>“你的门不是上了锁吗？”刘妈这样说，还是担心她儿子给精怪迷了，“赶快冲一个锣吧，雨生，听我的话。”</p> <p>刘雨生抱抱自己的三岁的孩子，就走了。当天晚上，他又吃到了鲜美的腊肉，还有喷香的烘鱼。</p> <p>他又把这事，一五一十，悄悄告诉了邓秀梅和李月辉，提到了他的母亲的担心，没有说出自己的猜测。<u>邓秀梅想了一想，就笑一笑，没有做声。</u></p> <p><u>“这狐狸精真怪，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也想吃烘鱼腊肉呀。”</u>李月辉心里有数，笑着打趣。</p> <p>“人家中了邪，李主席还开他的玩笑。”邓秀梅含笑说道。她早猜着了。</p> <p>“你要冲锣，我替你请司公子去。”李主席还是笑着。</p> <p>“冲锣是迷信，共产党员不作兴搞这个名堂。”刘雨生回答，“不过，我就怕是坏分子。”他故意说。</p> <p><u>“坏分子天天给你鱼和肉，那你就糟了。”</u>李月辉说。</p> <p>“要不，是什么呢？”刘雨生含笑着说，“大概是你们在开我的玩笑吧？”</p> <p>“我们没有这样的闲空，也没有本钱，没有这样多的烘鱼腊</p>	<p>竭力渲染，以增加神秘色彩。</p> <p>原注：“敬老爷”是敬菩萨；“冲锣”是巫师作法。在湖南乡下，这样的民间故事很流行。</p> <p>刘雨生心里早已猜到是谁了。</p> <p>邓秀梅也猜到了。</p> <p>李月辉也猜到了。</p> <p>司公子，原注：巫师。</p> <p>同事之间的玩笑，显示出大家不分彼此的友谊和忙中偷闲的情趣。</p>
---	--

肉去开社长的玩笑。”建社工作，告一段落，邓秀梅的心绪也很轻松了，说话总是带着笑。

“我们有这样多的烘鱼腊肉，一定先去开开自己的肚子的玩笑。”李月辉更为轻松。

“那这事情，的确有一点怪了。”刘雨生嘴里这样说，但心里猜到一个八开了。

“你知道有怪，还不快去捉。”李月辉说。

“对，我就去捉去。”刘雨生回应。

“一个人去不行吧？”李月辉故作担心地发问。

“怎么不行？她三头六臂，我也不怕呀。”刘雨生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一天办完正事，他特意早一点回家，打开锁，推开门，屋里没有任何的动静，饭也还没煮。他把窗上木闩移开了，从屋里走出，把门锁好，又推开窗子，从窗户里爬了进去，把窗户关好。这一切都做得十分妥帖和俐落，没有露出有人在内的痕迹。

到晚饭时节，刘雨生听见，茅屋门口的地坪里，有人踏着枯焦的落叶，噤噤嚓嚓，上了阶矶，不久，一个人影子在窗前一闪过去了，刘雨生扒着灶屋的壁缝，往外窥看。他看清了来人的脸颊。“果然是她。”刘雨生心想：“看她怎样开锁吧。”

来人走到正屋门跟前，脱下一只鞋，用鞋底把铜锁两边连拍几下，锁就开开了。这人穿好鞋，推开门扇，进了灶屋，刘雨生慌忙把身子藏在印花布帐子的后背，继续地窥察。

在灶屋里，那人生了火，就端个淘桶，走进房里来量米，量完了米，把淘桶搁在桌上，不晓得要找什么，她弓下身子，往床下察看。陡然看见床背后的角落里，露着一双男人的布鞋脚，她大叫一声，跳起身来，往外奔跑。刘雨生连忙赶出，跳到房门口，一把拦住她，连连地说：

“不要怕，不要怕，是我，是我刘雨生。”

“哎哟，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女人一边说，一边不自主地倒在刘雨生怀里。

“天天给我煮饭的，原来是你呀？这回抓住了。”刘雨生扶住这女人，快乐地说。

女人靠在他身上，歇了一阵气。等到恢复了平静，才觉察到自己歪在人家的身上，她羞得满脸通红，飞身跑了。

“李嫂，慢点跑吧，仔细绊交呵。”刘雨生赶出门来叫。

“哪个是你的‘李嫂’？”她回了一句，飞快不见了。

当天晚上，刘雨生的晚饭是自己煮的，但吃得非常满意，因为他一边吃，一边想着那端正的壮实的“精怪”。

“精怪捉住了没有？”第二天，李主席笑问刘雨生。

“捉住了，是一只喜欢刘海的狐狸精。”刘雨生舒畅地笑了。

“几时吃喜酒？要不要找个，比方说，找个媒人？”李主席吞吞吐吐问。他又想做媒，吃待媒酒了。

“请你帮忙吧。”刘雨生笑一笑说。

这已经不是“捉怪”，而只是为了证实心中的猜想。虽然已经带有游戏的味道，但仍然一板一眼。

虽然迷已解开，但作者仍然在为读者设置悬念。

这正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田螺姑娘”的故事。

李嫂，即李盛氏，盛佳秀。虽结了婚，但她男人出外多年并另娶了堂客。

在湖南也有一出类似“田螺姑娘”的花鼓戏《刘海砍樵》。

编者推荐：

《山乡巨变》是上世纪 50 年代极度政治化环境中的产物，按说，不可避免要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其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也保持了与当时的时代语境的一致性，与当时其他农村题材小说一样，涉及到农村的阶级斗争，甚至党内路线的分歧。但由于作家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既没有渲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没有拔高先进农民的形象和丑化落后农民的形象，而是以真切的感情去赞美父老乡亲身上的美好品质，特别是描绘了大量民间化的喜剧化情节，自然生动的乡村生活场景，营造了浓郁的民间生活氛围，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乡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政治色彩被冲淡了许多。

《山乡巨变》写了清溪乡 10 多户人家，30 多个主要人物，但是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作品正篇是从县里来的女干部邓秀梅下乡开始的，但在续篇中这个人物却悄悄隐去了；社长刘雨生在正篇中并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在续篇中却越来越突出。

刘雨生是清溪乡常青农业合作社的社长，一个公而忘私的典型，但作家并没有按照当时流行的塑造典型人物的原则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而只是表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他的性格和思想仍然还是农民的。作品一开始，他就面临着离婚的问题。乡党支书李月辉是这样向下乡来指导建社工作的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介绍刘雨生的：“他眼睛近视，思想可不近视。做工作，舍得干，又没得私心。只是堂客拖后腿，调他的皮。这个角色很本真，又和穆，怕吵起架来，失了面子，女的抓住他的这顾虑，吵得他落不得屋，安不得生。”

离婚以后，堂客的离去，也曾使他一度灰心丧气。但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李月辉却派他去做李盛氏的入社动员工作。于是，故事峰回路转，刘雨生和盛佳秀也渐渐走入了大家的视野。

作者自白：

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有远有近，落笔有淡有浓，考虑到运动中的打通思想个别串连，最适合于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就着重地反映好这段……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

——《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人民文学》1958/7

我们熟悉人，要涉及他的工作、生活、家庭、性格和经历等各个方面，要事事注意，处处留心，不但要观察得广，而且要挖掘得深，体味得细。

——《深入生活 繁荣创作》，《红旗》1978/5

经典评论：

《山乡巨变》续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件小事，亦颇幽默可喜。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

1960/8

作者用在盛佳秀身上的笔墨虽然不多，但几乎处处传神，把这个温顺善良、被人遗弃后心灵遭受重大创伤的农村妇女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声态并作。作者通过她与社长刘雨生一段曲折而又有趣的恋爱生活，把她那含情脉脉的神态和纤细柔弱的心理，清晰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庄汉新《〈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明丽史诗动地来，风采人物谱新篇》，《中国 20 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学苑出版社 2001